

传奇人生：

# 弗里达·卡罗传

〔美〕甘妮特·安考瑞 (Gannit Ankori) 著

邵文实 译

*Frida Kahlo*


大师馆

传奇人生：  
弗里达·卡罗传

〔美〕甘妮特·安考瑞 (Gannit Ankori) 著

邵文实 译

*Frida Kahlo*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17-163号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传奇人生：弗里达·卡罗传 / (美) 甘妮特·安考瑞 (Gannit Ankori) 著；邵文实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316-9398-7

I. ①传… II. ①甘… ②邵… III. ①弗里达·卡罗—传记 IV. ① K837.3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7834 号

---

*Frida Kahlo* by Gannit Ankori was first published by Reaktion Books, London, UK, 2013, in the Critical Lives series.

Copyright © Gannit Ankori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 传奇人生：弗里达·卡罗传

CHUANQI RENSHENG: FULIDA · KALUO ZHUAN

---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者 [美] 甘妮特·安考瑞 (Gannit Ankori)  
译者 邵文实  
选题策划 王毅  
责任编辑 王毅 张培培  
营销推广 李珊慧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爱华

---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六大道 1305 号)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http://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mailto: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话 010-64187564

---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47 千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6-9398-7  
定价 58.00 元

---

致我的父亲兹维和母亲奥拉，在我小时候他们带我去了墨西哥，  
并教导我要热情地拥抱爱情、生活和艺术。

# 序

## Preface

### 制造神话的艺术家；众说纷纭的艺术与生活故事

谁对生活无所不知？

——弗里达·卡罗<sup>①</sup>

1950年秋，弗里达·卡罗在接受奥尔加·科斯塔斯对她进行的系列访谈时，这位身心疲惫、幻想破灭的艺术家公开声称：

我不愿影响他人。

我无意成名成家。

我毫无建树，有愧于生活之赐。<sup>②</sup>

实际上，当卡罗发出这一声明时，她已经画出了令她在今日声名

---

<sup>①</sup> 题词摘自拉奎尔·蒂波尔（Raquel Tibol）编、格利高里·德尚（Gregory Dechant）译：《弗里达的弗里达》（*Frida by Frida*），墨西哥城，2006年，第374页。

<sup>②</sup> 奥尔加·科斯塔斯（Olga Costas）：《弗里达访谈笔记》1950年10月27日，逐字逐句地收录于萨洛蒙·格瑞姆伯格（Salomon Grimberg）《弗里达·卡罗：她自己的歌》（*Frida Kahlo: Song of Herself*），伦敦和纽约，2008年，第107页。

显赫的——事实上是令人尊敬的——所有标志性绘画作品。

10年前，当她风华正茂之时，卡罗在写给当时处于分居状态的丈夫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一封令人心碎的信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情感。她用一种冷酷的、自我批评的书信体形式，言简意赅地把自己的生活总结为一系列个人及职业上的挫折失意和彻头彻尾的失败：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一无所成。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想成为一名医生，交通事故令我致残。我与你共同生活了10年，除了给你招惹麻烦、令你心生烦恼之外，真的什么也没做过。我开始画画，但我的画作毫无用处，除了你和我之外，没有一个人会买……<sup>①</sup>

鉴于卡罗死后的巨大影响，她所激发的那类似于狂热崇拜的溢美之词和高度赞扬以及时下对她的绘画作品（现在是无价的）的永无餍足、充满激情的需求，她对自己的成就如此消极的自我评价听上去不仅错误，而且颇具讽刺性和悲剧性。

我们当代对卡罗及其成就的高度评价与画家自身苛刻的自我否定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只是使弗里达·卡罗的故事（实际上是众多的故事）成为谜团的许许多多的原因之一。本书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和持续，这构成了本书的基础。

弗里达·卡罗的艺术与生活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又有强烈的对应关系。她在18岁时遭受几近致命的车祸，与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之间有过疾风骤雨般的分分合合，在抱病多年之后，于47岁最

---

<sup>①</sup> 弗里达·卡罗：《致迭戈·里维拉的信》，1940年6月11日，拉奎尔·蒂波尔编《弗里达的弗里达》，墨西哥城，2006年，第237页。

弗里达·卡罗在旧金山，彼得·朱利拍摄，1931年



弗里达·卡罗在旧金山，彼得·朱利拍摄，1931年

终离世。对于那些痴迷于她生平中富于戏剧性的触目惊心经历的人而言，她的艺术只不过是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的一个方面，是一把了解其生平故事的颇为有益的钥匙。对于那些渴望破译卡罗绘画意义的人而言，她的传记则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图像学钥匙。

有关卡罗的层出不穷的传记（有人会说是圣人传记）研究以及“弗里达狂热”的出现，使得艺术史学家林恩·库克悲叹道，在卡罗的事例中（就像在她之前的凡·高的事例中一样），“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混淆”有可能在研究文献和大众想象两个领域都继续占据主导地位。<sup>①</sup> 库克推断，卡罗的生活及其绘画间的关系要错综复杂得多。除此之外，对卡罗的艺术和生活间的联系长期的历史观察表明，这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也不是她死后出现的一波波“弗里达狂热”的结果。相反，尽管这因卡罗近期的大众吸引力而有所加剧，但这始于这位艺术家还活着的时候，而且至少一部分是自我营造的。

令人惊讶的是，人们对卡罗生活的痴迷甚至在她画那些令人着迷的自画像之前（更别说展出它们之前了）就已开始了。卡罗最初成名于1929年，在她嫁给既声名显赫又恶名昭彰的迭戈·里维拉之后。结婚时，她22岁，他43岁。她几乎尚未拿起画笔，而他已是享誉国际的天才艺术家，是毕加索的朋友，有着蛮横无理的个性，是不计后果的好色之徒。他们1929年的结婚证书上将他的身份定义为“艺术家、画家”，而将她的身份定义为“家庭主妇”。<sup>②</sup> 终于，卡罗洋溢着青春的美丽、颇具异国风情的相貌以及独一无二的形象和个性也引起了记

---

① 林恩·库克（Lynne Cooke）：《描画自己：弗里达·卡罗》（*Picturing Herself: Frida Kahlo*），《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991年11月17日，第13页。卡罗与凡·高的比较出现在大量学者的著作中，其中著名的学者包括奥利阿娜·巴德利（Oriana Baddeley）、琼·博萨（Joan Borsa）和彼得·沃伦（Peter Wollen），这种比较也出现在了视觉艺术家的作品里，如墨西哥艺术家鲍里斯·维斯钦（Boris Viskin）的仍在持续的系列作品。

② 结婚证的复本通过墨西哥城的赛尼迪亚普（Cenidiap）档案馆获得，是作者的私人档案。



者的注意,点燃了许许多多出类拔萃的摄影师的想象力。她被带到了聚光灯下,被称为“迭戈年轻美丽的妻子”。

海伦·阿普尔顿·瑞德发表在1930年10月22日的《波士顿晚报》上的文章颇为典型。这篇长文将迭戈·里维拉说成是“墨西哥最著名的画家”,并像它那冗长的标题必定会引发的联想那样,进而讨论了“墨西哥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迭戈·里维拉成为从革命立场重新书写墨西哥历史的画家群的带头人”。在文章的中间部分,在“本地服装”的小标题下,瑞德这样简短而意味深长地描述卡罗:

弗里达,迭戈年轻美丽的妻子,是画面的一个组成部分。她身穿本地服装,一条紧身的及地布裙,肩头披着一条传统的长围巾,纤细的棕色喉颈上环着一串形制繁复的阿兹特克珠串。她也是一位画家,在丈夫的画室旁有间自己的工作室。她拥有迷人而朴素的才华,是根植于墨西哥人禀性中的自发的艺术表达的仅有的另一范例。<sup>①</sup>

迭戈迷人妻子的这幅“画像”——天赋异禀而天真自然,色彩绚丽又呈“棕色”——逐渐成为很多有关卡罗生平著作的主要形象。正如1931年出版的《名利场》中的一篇短文所言,人们时常用相片来取代对卡罗之“人格”的言语描述。<sup>②</sup>

卡罗早期的照片由当时顶级的摄影师——包括彼得·朱利、曼

<sup>①</sup> 海伦·阿普尔顿·瑞德(Helen Appleton Read):《墨西哥艺术的文艺复兴运动:迭戈·里维拉成为从革命立场重新书写墨西哥历史的画家群的带头人》(*Mexican Renaissance in Art: Diego Rivera Heads Group of Painters Who Are Rewriting Mexican History from the Revolutionary Standpoint*),《波士顿晚报》,1930年10月22日,第45页。

<sup>②</sup> 《名利场》上的照片由彼得·朱利(Peter Juley)拍摄,文中的附注是:“此处展现的是里维拉与他的第三任妻子弗里达·卡罗”。F. C.:《里维拉先生与夫人》(*Señor and Señora Diego Rivera*),《名利场》,1931年9月。

纽尔·阿尔瓦雷斯·布拉沃、爱德华·韦斯顿、伊莫金·坎宁安、安塞尔·亚当斯、卡尔·范韦克腾——拍摄，这些照片使她声名鹊起，她是里维拉的年轻妻子，也是一位具有异域风情的女人，她拥有独特的时尚感，又具备土著墨西哥人的天资与才干。爱德华·韦斯顿于1931年在旧金山与里维拉和卡罗相遇，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再次为迭戈拍照，还有他新婚的妻子弗里达：她与卢佩[里维拉的前妻瓜达卢佩·马琳(Guadalupe Marín)]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娇小可爱，在迭戈身边就像个洋娃娃，但只是身形意义上的洋娃娃，因为她很强大，又十分美丽，没有显示出多少她德裔父亲的遗传。她穿着土著服装，甚至一双皮条编织鞋，在旧金山的大街上都能引起不小的轰动。人们纷纷驻足，饶有兴趣地打量她。<sup>①</sup>

弗里达·卡罗发表在《时尚》《名利场》和《时代》杂志上的照片帮助她建构了其“La Mexicana”的形象，即一个典型的墨西哥女人，其中许多要早于她自己对此角色的自我刻画。

一封写于卡罗抵达美国后的长信揭示，她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我创造过程。1930年11月21日，她在旧金山写信给她“亲爱的妈咪”：“那些说英语的外国人真的非常喜欢我，会关注我带来的所有衣服和长披巾，当看到我的玉质项链时，他们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还有，所有的画家都想让我给他们当模特。”<sup>②</sup>

<sup>①</sup> 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爱德华·韦斯顿日记》(*The Daybooks of Edward Weston*),第2卷,纽约,1973年,第198—199页。

<sup>②</sup> 弗里达·卡罗:《致玛蒂尔德·卡尔德隆(Matilde Calderón)的信》,1930年11月21日,第3页,内勒克·尼克斯与玛丽安·胡贝尔藏品;弗里达·卡罗文件(The Nelleke Nix and Marianne Huber Collection: The Frida Kahlo Papers),华盛顿特区国家妇女艺术博物馆图书室与研究中心特藏品



弗里达·卡罗与迭戈·里维拉，彼得·朱利拍摄，发表在1931年9月版的《名利场》上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卡罗开始专心地进行大量绘画创作，到 1938 年，她已经创作出足够多的优秀原创画作，她完全可以在位于纽约气质优雅的第 57 街上的大名鼎鼎的朱利安·列维画廊举办她的首场个人展。1938 年 2 月 14 日，正当她准备展览之际，她用打字机给朋友露西娅·布洛赫（Lucienne Bloch）写了一封两页长的书信，这封信表明，即使是在这个阶段，她仍未将自己视为一位重要的画家：

我已经画了大约 12 幅画，全都又小又微不足道，都是同样的个人主题，除了我自己之外，没人对它们感兴趣……有四五个人告诉我，它们很有趣，其余的人都认为它们太过疯狂。令我惊讶的是，朱利安·列维给我写了封信，说有人跟他说起过我的绘画，他有意邀请我在他的画廊中办展览。<sup>①</sup>

展览于 1938 年 11 月 1 日开幕，共展出了 25 幅绘画作品。展览还提供了一份黄色宣传页，上面有作品清单和一篇由超现实主义权威安德烈·布雷顿（André Breton）写的短文。布雷顿的文章最初以法文写成，这令卡罗大失所望。然而，展览的其他每个部分都令她欢欣不已，正如她在给自己的童年恋人和好友桑德罗·戈麦斯·阿瑞阿斯（Alejandro Gómez Arias）的信中所言：

---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 Washington, D.C.) (NMWA 档案)。我要感谢希瑟·斯拉尼亚（Heather Slania）、詹妮弗·佩吉（Jennifer Page）和朱莉亚·维茨（Julia Viets），当我在 NMWA 从事研究时，她们为我提供了慷慨的帮助。有关此档案藏品中的卡罗文件的更详细分析，见甘妮特·安考瑞和洛莉·科尔《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线上的自画像：弗里达·卡罗的书信》（*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Frida Kahlo's Correspondence*）（准备中）。我要诚挚地感谢爱德华多·伯里恩斯坦（Eduardo Berinstein），他帮我破解了难以辨认的手写文件，并进行了翻译。

<sup>①</sup> 弗里达·卡罗：《致露西娅·布洛赫的信》，1938 年 2 月 14 日，作者私人档案中的复印件。亦见蒂波尔编《弗里达的弗里达》，第 183 页。我曾有幸与露西娅·布洛赫进行过数次交谈，直接了解了她与里维拉和卡罗的友情，对此我深表感谢。

阿瑞阿斯，我想跟你说说我展览的那一天，哪怕只说这一点。一切都安排得绝对不可思议，我的运气真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这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喜欢我，他们全都极其和善友好。列维不想把布雷顿的前言翻译出来，这是唯一让我感觉不悦的事，因为这看上去相当做作，但现在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对此怎么看？画廊很有趣，他们把画作安排得甚是妥当。<sup>①</sup>

在其画作正在进行处女秀之时，一些把卡罗当作画家的肤浅文章开始出现。我们获知，她从时尚杂志（如《名利场》和《时尚》）和八卦专栏（如《时代》）得到的关注要甚于从艺术杂志那里得到的关注。更有甚者，就连标榜聚焦于她的画作的文章也只关注她身为“墨西哥绘画大师、体型魁梧威风的迭戈的妻子”的身份，<sup>②</sup> 以及——如以前一样——她那丰富多彩的个性和具有异域风情的墨西哥服装：

从她编入其黑色发辫的鲜艳夺目的毛茸茸的羊毛细绳，到她涂在脸颊和嘴唇的颜色，再到她沉甸甸的颇具古风的墨西哥式项链和色彩艳丽的特湾那（Tehuana）短上衣和裙子，里维拉夫人本身似乎就是其艺术的产物，像她所有的作品一样，其构成既浑然天成，又经过精心构思。它亦富表达性——表达了一种喜气洋洋、激情四射、妙趣横生而又温柔和善的个性。<sup>③</sup>

---

① 拉奎尔·蒂波尔：《弗里达的弗里达》，第192页。有关布雷顿虽好为人师但见识卓著的文本的分析，见甘妮特·安考瑞：《想象自我：弗里达·卡罗的自我认同与破碎生活的诗意性》（*Imaging her Selves: Frida Kahlo's Poetics of Identity and Fragmentation*），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Westport, CT）和伦敦，2002年，第1—2页。

② 伯伦特·D. 沃尔夫（Bertram D. Wolfe）：《又一位里维拉的崛起》（*The Rise of Another Rivera*），《时尚》，1938年11月1日，第64页。

③ 伯伦特·D. 沃尔夫：《又一位里维拉的崛起》，第131页。卡罗热爱沃尔夫在《时尚》上的文

从此以后，有关卡罗的基本信息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后续的文章中出现。这些老生常谈的言论进一步将她的艺术与生活纠缠在一起。卡罗那假想中的羞涩和“天真的”孩子气的特质既被归因于她的个性，也被归因于她的艺术风格。她成为画家的过程迄今为止被简单地解释为车祸的直接结果；朱利安·列维画廊发布的新闻稿称：“1926年（准确的日期是1925年），她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卧床恢复一段时间之后，她开始以一种野性而细致的技巧作画。”<sup>①</sup>伯伦特·D. 沃尔夫证实：“一次车祸，使她成了画家。”<sup>②</sup>卡罗的绘画作品被视为对其生活的直接描绘，最终，她与里维拉的纷乱动荡、痴缠不休的关系也被视为其生活与艺术两者的主要焦点。

《时代》杂志上评论的配图是卡罗的一幅颇具美感的照片，标题为《弗里达·里维拉与图画》（*Frida Rivera and Picture*），这便是一个实例。这张由埃莉诺·迈耶（Elinor Mayer）拍摄的照片展现的是站在其极具纪念意义的油画《水给了我什么》（*What the Water Gave Me*）（1938）前的艺术家。这幅富于创新的卓越绘画提供了一个女性洗浴者为代表的革命性原创模式，然而，它却既未被提及，也未被讨论。<sup>③</sup>取而代之的是，文章一味关注的是那撩人的、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八卦传闻：

这周，引起曼哈顿骚动的是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的德裔墨

---

章，它明显基于她自己的言辞，要么是一字不差地引用，要么经过重新组织。见前文引用的她致桑德罗·戈麦斯·阿瑞阿斯的信（《弗里达的弗里达》，第192页）。画家热情洋溢地写道：“你看《时尚》杂志了吗？上面有三张复制品，一张是彩色的——那张在我看来似乎是最小幅的。”

① 朱利安·列维画廊，新闻稿，1938年10月28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作者私人档案中的复制品）。

② 伯伦特·D. 沃尔夫：《又一位里维拉的崛起》，第64页。

③ 对卡罗绘画的详细分析，见甘妮特·安考瑞《重温浴女》（*Re-visioning the Female Bather*），《想象自我：弗里达·卡罗的自我认同与破碎生活的诗意性》，第123—134页。

西哥妻子弗里达·卡罗的处女画展。眉毛乌黑、身材娇小的弗里达以前太过害羞，不敢展示自己的作品，其实她自1926年（准确的时间是1925年）以来便一直在作画，那一年，一场严重的车祸把她裹在了“如地狱般乏味的”石膏体中……在最迷人的作品《有心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Heart*）中，弗里达记录了与迭戈在一起的一段不幸的时光……<sup>①</sup>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洞察到，卡罗本人在有意地鼓励——也可以说是在唆使——这样一种对其艺术的直截了当的传记分析方法，从而构成了一种范式，借此，她的艺术与生活在其绘画作品中形成了完美融合。实际上，在她于1938年接受伯伦特·D. 沃尔夫和朱利安·列维的采访以及1939年接受帕克·莱斯利（Parker Lesley）的引人入胜、影响深远的采访时，卡罗本人带着佯装的天真和令人放下疑虑的、自谦的幽默将她绘制的画作描述为自己特殊生活阶段的直接反映。<sup>②</sup>“我总是画下任何划过我脑海的东西，不做其他过多的考虑。”她告诉沃尔夫，让他（以及那些接踵而至的人）相信，她的生活会以某种不假思索或毫不费力的方式呈现在画布上。她还会提供有选择的（有时是不准确的）传记里程碑式的内容，这些内容会在后来她的传记中不加质疑地引用和重复。

在卡罗创作新的画作、会见新的对话者和潜在的摄影师时，对

① 《打着蝴蝶结的炸弹》（*Bomb Beribboned*），《时代》，1938年11月14日，第29页。

② 弗里达·卡罗：《帕克·莱斯利与弗里达·卡罗·德·里维拉和迭戈·里维拉谈话录》（*Transcription of notes taken during conversations with Frieda Kahlo de Rivera and Diego Rivera by Parker Lesley*），1939年5月27日，未发表的誊写本，作者档案中的复印件。以帕克·莱斯利著称的小埃弗雷特·帕克·莱斯利（Everett Parker Lesley, Jr）1913年8月31日出生于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他考入斯坦福大学，于1934年获得古典文学（希腊语）学位。从1935年至1938年，他就学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专业。1937年，他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艺术与考古）。1938年，莱斯利担任了底特律艺术研究所欧洲艺术馆馆长。从1939年至1942年，他任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艺术与考古专业的副教授。1942年至1946年，他加入了美国军队。据悉，他从未发表或利用过他对卡罗的那启迪人心的采访。

其作品的过于简单的、单向的传记性解读仍在持续。例如，当麦金利·海姆（MacKinley Helm）于1939年12月“在弗里达·卡罗·德·里维拉出生的房屋内与之一起喝茶”时，他见证了她在收到“一组宣称她与里维拉离婚的最终结局的文件”后的“显而易见的忧郁”心情。<sup>①</sup>他将此直接与她画架上的绘画联系起来，写下了从此对卡罗的意义重大而错综复杂的杰作《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的标准阐释的文字：

上面有两幅真人大小的自画像。其中的一个是迭戈爱过的弗里达。这个弗里达从她拿在手中的迭戈的小画像中汲取着生命的血液。血液从一条暴露在外的紫色动脉流入她的心脏，心脏也裸露在胸外；曲曲折折的动脉由此绕过她的脖子，进而延伸到第二个弗里达那里，这是迭戈不再爱的女人。在她那里，动脉断裂了。那位遭到背叛的弗里达试图仓促地用一把外科医生的手术钳止住血液的流失。<sup>②</sup>

海姆接下来的句子是个鲜明的例证，表明卡罗自己的话语如何令一位最伟大的批评家深信，在卡罗的事例中，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要么是易变的，要么根本不存在：“当离婚文件送达时，我们正在观看那幅画，我隐约地预想到，她会抓起那湿淋淋的器具，将它扔到房间的另一头。”<sup>③</sup>（注意“她”这个词的模糊用法，这进一步将艺术与生活合并了起来——海姆指的是画家还是她创作的画像？）

海姆进而重复了有关卡罗故事中所有为人熟知的成分：她的墨西

① 麦金利·海姆：《现代墨西哥画家》（*Modern Mexican Painters*），纽约，1941年，第167页，1968年重印。

② 同上，第167—168页。

③ 同上，第168页。



哥—德国和天主教徒—犹太教徒的家世；使她“成了”一名画家的1925年的车祸事件；她早期与里维拉的热恋以及1929年他们成婚。他对故事的贡献是最后一个里程碑：1939年的离婚。<sup>①</sup>

到卡罗创作出全部作品于1953年在墨西哥城举行了误期已久的个人展览时，《时代》杂志将卡罗的艺术总结为“以画笔和颜料绘制出的充满痛苦磨难的自传”。<sup>②</sup>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卡罗那充满神秘感的生平故事中的所有著名“里程碑”都（再次）出现，尤其是那场将她“转变为”艺术家的几乎致命的车祸、她童年时的热恋以及后来与迭戈·里维拉的疾风骤雨般的关系。该展览的墨西哥评论家尤塞·莫雷诺·维拉（José Moreno Villa）在《消息报》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将这位卓尔不群者的生活与作品分割开来。她的绘画就是她的传记。”<sup>③</sup>

① 一种也是建立在对卡罗（她小心翼翼地对自己的叙述加以字斟句酌）的采访基础之上的可资比较的方法，也许可见于弗吉尼亚·斯图尔特（Virginia Stewart）的《45位墨西哥当代艺术家：20世纪的文艺复兴》（45 Contemporary Mexican Artists: A Twentieth Century Renaissance），加利福尼亚，斯坦福，1951年，第120—121页，以及发表于1951年6月10日的墨西哥报纸《消息报》（Novedades）第1—3版上的题为《向弗里达·卡罗致敬》（Homage to Frida Kahlo）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三版专集。第1版上包括一篇由马里奥·蒙特福特·托雷多（Mario Monteforte Toledo）撰写的有关卡罗本人之“风景”的短文以及九张由吉塞勒·弗伦德（Gisèle Freund）拍摄的卡罗的照片，弗伦德还写了一段以画家那段经常被引用的话语开头的文字：“我一生遭受了两次严重事故——一次是在我16岁时，当时，一辆汽车将我撞倒在地……另一次事故就是迭戈。”第2版上包括两张卡罗的照片、她的一幅绘画《我父亲的画像》（Portrait of my Father）以及四张其他画作的照片。由泽菲林·帕伦西亚（Ceferino Palencia）所写的文章《弗里达·卡罗（原文如此）的墨西哥现实绘画》（La realidad ensonada de la pintura Frida Kahlo [sic]）和劳尔·弗洛雷斯·格雷罗（Raul Flores Guerrero）所写的文章《弗里达·卡罗（原文如此）：她与她艺术》（Frida Kahlo [sic]: su ser y su arte），也指向了其生活与艺术的合二为一。这个“致敬”专集的第3版也是最后一版，包括了一张卡罗在家中的大幅照片，以及另外五幅她的画作的复制品。这一页上还出现了由保罗·韦斯泰姆（Paul Westheim）撰写的有关卡罗的艺术的文章以及一段题为《卡罗的“记忆”》的文字。

② 《墨西哥人自传》（Mexican Autobiography）：《时代》，1953年4月27日，第90页。一篇类似的评论，见苏珊娜·甘博阿（Susana Gamboa）《艺术家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艺术新闻》（Art News），1953年3月21日，第4期，第1页。该展览由罗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Lola Álvarez Bravo）组织，于1953年4月13—27日在墨西哥城的当代艺术画廊（Galería de Arte Contemporáneo）举行。

③ 《弗里达》：纽约，1983年，第410—411页。研究卡罗的杰出学者萨洛蒙·格瑞姆伯格在近